

《这样的鲁迅》带青少年认识更全面立体的鲁迅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在鲁迅诞辰140年到来之际,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鲁迅博物馆共同主办的阎晶明新作《这样的鲁迅》新书研讨会在9月23日下午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院内的鲁迅书店举办。国内著名教育专家、鲁迅研究专家、资深出版人、评论家朱永新、黄乔生、徐德霞、李东华、刘颋、葛涛,北京八中高级语文教师王海燕出席研讨会,就新时代、新语境下青少年群体走近鲁迅,阅读经典等话题展开讨论。

《这样的鲁迅》既是一本鲁迅的传记,又是一本鲁迅文学的导读本。该书以追随鲁迅的脚步的方式,以绍兴、南京、仙台、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等城市为轴线,通过丰富生动的鲁迅故事和深入浅出的作品赏

读,为青少年读者呈现了一个温暖与深刻并存,丰富、全面、立体的鲁迅形象,展现了他文学创作的巨大成就,凸显出这位伟大作家一生求索,始终把自己的人生追求融入到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思考和奋斗中的感人情怀。

该书是鲁迅研究专家阎晶明为青少年撰写的解读鲁迅及其作品的普及读本,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一次通俗化的总结和提炼。它以多个城市为落脚点来呈现篇章结构,构思巧妙;收录了许多细节丰富,甚至鲜为人知的鲁迅故事,可读性强;辅以鲁迅故居、纪念馆等历史文化资源,将文学文本阅读与实地探访相结合来解读鲁迅的文学成就,角度多样;精选了近50张与鲁迅相关的珍贵图片,并辅以多个城市地图,图文并茂。多种表达形式的结合,使该书生动直观,深入浅出,令人耳目一新。

(中江)

求新声于异域:作为翻译家的鲁迅

■宋晨希(历史作家、书评人)

1940年2月15日,毛泽东在延安创刊的《中国文化》杂志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在文章里,毛泽东为鲁迅作了盖棺定论式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自此之后,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几乎所有的鲁迅研究都以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这三个标签为中心展开。

然而,这三个标签对鲁迅的评价并不全面,它遮蔽了鲁迅一生中重要的一个标签——翻译家。一直到2001年,《鲁迅学导论》这本书才第一次有专章论述“鲁迅的接受世界(国外)与翻译文本研究”。可以说,鲁迅翻译作品被忽略了有半个多世纪之久。

鲁迅翻译的生涯,几乎贯穿其一生。1903年,鲁迅开始翻译雨果的《哀尘》,一直到1936年10月19日,即他去世的3天前,鲁迅还在翻译果

戈里的《死魂灵》。鲁迅的一生,翻译了110位作家的244种作品,字数达300万字,超过自己的文章创作。

鲁迅对翻译倾注了巨大心力,冯雪峰后来回忆:“鲁迅的工作时间,以他一生中用在著作方面的时间来说,一半以上用于介绍外国文学和学术性的著述上,其余一半才用于创作上。”鲁迅晚年翻译《死魂灵》,他自己曾说“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在去世前一天,当听说自己翻译的《死魂灵》在《译文》杂志上登出了广告,他竟要过杂志,戴上眼镜,看了好久才放下。

梳理鲁迅一生的翻译历程,既可以看到西方科学、文学、思想对鲁迅思想及文艺创作的影响,同时也能看到鲁迅如何利用翻译来影响和改造社会。了解作为翻译家的鲁迅,我们才能更加全面地了解鲁迅其人以及其思想的来源和影响。

早年翻译:对科学的关注

鲁迅对翻译的热衷,离不开晚清时期的社会和文艺思潮。

1902年,梁启超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梁启超言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此言一出,扭转了千百年来中国人对小说难登大雅之堂的态度。

此时的梁启超正流亡日本,专门创刊了一份《新小说》杂志。而鲁迅也刚来到日本不久。《新小说》杂志成为鲁迅最喜爱的读物。正是在梁启超的影响下,鲁迅开始了翻译小说的尝试。

1903年6月,鲁迅在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译述小说《斯巴达之魂》。在这篇小说里,鲁迅介绍了斯巴达300勇士抵御波斯军队入侵的故事,希望“掇其逸事,贻我青年”。鼓励国人抵抗俄国的侵略,希望国人重拾尚武精神。当

中期翻译:对国民性文学的关注

1909年2月,鲁迅与其弟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在东京出版,同年6月,第二册也付梓上市。《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标志着鲁迅开始倾注于文学创作。这距离他正式发表第一篇小说《怀旧》,还有两年时间。

《域外小说集》共出版2册,包含波兰作家显克微支和芬兰作家哀禾、俄国作家契诃夫、迦尔洵、安德烈耶夫、英国作家王尔德、法国作家莫泊桑等7个作家的16篇作品。其中,俄国作品占据一半的篇幅。《域外小说集》的出现,标志着西方严肃的短篇小说作品开始进入中国,正如鲁迅在序中所言“异域文风新宗,自此始入华土”。此外,从《域外小说集》开始,鲁迅改变了此前对原文增删的方法,开始倡导“直译”,希望“逐译亦期弗失文情”,一改晚清自林纾以来,以中国人的习俗编译外国小说的模式。

然而,由于《域外小说集》主要使用佶屈聱牙的古文,第一册只卖了21本,第二册则只卖了20本,以惨败而告终。

不过,《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对鲁迅思想的塑造,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当时,俄国虚无党(无政府主义)思想在留学生中盛行,虚无党主张以暗杀的方式推翻帝制。对此,鲁迅颇不以为然。鲁迅认为,暴力血腥的暗杀之风虽可以震慑专制王朝,但时

后期翻译文艺理论:自证阶级性

1927年10月,鲁迅回到上海。此时的鲁迅,早已名声在外。刚回上海不久,鲁迅就与创造社成员发布了《创造周报》“复活宣言”,打算与中国旧社会分裂。然而,创造社中的年轻成员,由于受到日本左倾主义思潮的影响,开始批判鲁迅,认为鲁迅的作品没有革命性,只是“在自己狭窄的周遭中彷徨呐喊,利用中国人的病态的性格,把阴险刻毒的精神和俏皮的语句,来混乱青年的耳目”,鲁迅身上有“小资产阶级特有的坏脾气,也是一种不可救药的劣根性”。

在这样的打击下,鲁迅开始阅读并翻译无产阶级的理论书籍。从1929年开始,鲁迅翻译完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以及苏联政府关于共产党文艺政策决议会议记录《苏俄文艺政策》。此外,日本的革命作品,如片上伸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世纪》、上田进的《苏联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现状》,也在鲁迅翻译之列。

鲁迅曾将自己比喻为普罗米修斯,而自己的翻译是从别国那里窃得火来。但是,鲁迅说,我这是在用火煮自己的肉。鲁迅此话,即是利用对文艺理论的翻译来证明自己站在“文学革命”一边。

鲁迅非常敬佩卢那察尔斯基,与其心有戚戚焉,称赞他是俄国的革命者、艺术家和批评家,而且卢那察尔斯基并非只是一个空谈理论家,他的主张是“一帖喝得会出汗的苦口的良药”。鲁迅认为,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主张可以解决中国际问题。

正是在翻译的过程中,鲁迅个人的革命文艺观也逐渐形成。此时的鲁迅认为,文学是服务于革命的,“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阶级,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革命”和“文学”,若断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革命”,一只“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

鲁迅对苏联和日本左翼理论的翻译,一方面是对对手展现自己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也希望以此

然,由于这篇小说未标出原文作者,且找不到相应原文,其是否为译作,学术界迄今还有争论。有学者发现,这篇小说的情节、主要内容和人物原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颇为相像,且进行了艺术加工。因此,有人提出,这才是鲁迅创作的第一篇文言小说。

4个月后,鲁迅又用白话文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由日本东京进化书社出版发行,两个月后,鲁迅又翻译了凡尔纳的《地底旅行》,继续在《浙江潮》刊登。

鲁迅对科幻小说的热衷,与其个人经历和日本文学风潮的影响有关。此前,鲁迅在南京矿物学堂学习,了解到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此时的鲁迅,一心一意希望通过科学救国,而科幻小说正可以提供给人们科技改变生活的畅想,让人们意识到科学的重要性。当时,梁启超也正在《新小说》上连载他的科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此外,日本也刮起了一阵科幻小说的阅读风潮,甚至掀起了“凡尔纳热”,据统计,当时凡尔纳著作的日译

本竟然多达28种。那么,鲁迅选择将影响力颇大的凡尔纳介绍给国人,也就非常自然了。不过,鲁迅仅仅是节译,甚至很多地方进行了增删和修改。

比如,鲁迅删去了《月界旅行》中有关月球的科学知识,以及科学与迷信观念作斗争的故事,只突出了美国人和法国人乘坐炮弹到达月球的过程;鲁迅将小说篇目改成传统的章回体,使用了如“精卫填海”“老骥伏枥”等传统词语。在译者序中,鲁迅写道:“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语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

鲁迅把翻译小说当成手段,让读者接受现代西方科学技术而不产生隔阂,才是其最终目的。

1904年4月,鲁迅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期间,他又陆续翻译了《世界史》《北极探险记》《物理新诠》中《世界进化论》和《元素周期表》两章。然而,这些作品未保存下来,但是我们可以此窥见到彼时的鲁迅对于科学的钟爱。

战中也屡次提及。此外,《呐喊》中“铁屋子”的比喻也是受此启发。

在关注俄国文学之外,鲁迅还花了大量时间翻译日本文学。1919年,鲁迅翻译了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一个青年的梦》、1920年,鲁迅又连续翻译了森鸥外的《沉默之塔》、芥川龙之介的《鼻子》《罗生门》等。1924年,鲁迅翻译了厨川白村的论文《苦闷的象征》。该文创造了“人间苦”的概念。鲁迅在给许广平的心中,曾说自己诅咒“人间苦”而不嫌恶“死”。厨川白村对人生、社会的感叹,深刻影响了鲁迅的“幽暗意识”,让他一直处在一种“向死而生”的精神感召之下。在杂文集《野草》、小说《伤逝》中,也或多或少能看到“人间苦”的影子。

除了俄国文学、日本文学,鲁迅并通过德文转译了法、德、英、美等欧洲国家的文学作品。尤其值得注意的事,他还翻译了西班牙、芬兰、保加利亚、奥地利、捷克、罗马尼亚等当时实力较弱的国家作品。鲁迅认为,这些国家的境遇与中国相同,“易于心心相印”,从而结成盟友,共同“叫喊和反抗”。从这些翻译的小说以及鲁迅的评价里,我们能够看到鲁迅世界主义的一面,我们也可以理解晚年的鲁迅,为何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境遇始终抱有兴趣和关心。

这些教科书选入的鲁迅作品题材广泛,从杂文、小说、散文,乃至译文、文言文、学术著作,称得上无所不包。其中,鲁迅被选用次数最多的原创作品有《秋夜》《鸭的喜剧》《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孔乙己》《故乡》《雪》等;鲁迅翻译的外国著作,如日本思想家鹤见佑辅《思想·山水·人物》、俄国作家爱罗先珂所著童话集中的文章,被多次选入教科书。另外,鲁迅的文言作品《〈猫花鬘〉题记》及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中的部分章节,也曾出现在教科书中。

在教科书及与之配套的参考书中,可以看到人们对鲁迅的评价。比如,《开明国文读本教学参考书》对《孔乙己》的评论是,“这样一个平常的堕落的酒徒,给作者这么一描写,遂使人深深感到我国社会的冷酷和长衫帮的日见没落”;对《雪》的评论是:“这样一篇小品文,实在是用诗的写法来写成的。如果把形式改排一下,便不啻是一首新诗体”,着重于对鲁迅文采的肯定。

与此同时,在根据地、解放区的教科书中,鲁迅作品更是必不可少。在各地新华书店出版的教科书上,最常见的鲁迅作品是《一件小事》《阿Q正传》《孔乙己》《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我们不再受骗了》《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象的愚蠢》等,没有《秋夜》《雪》这样的散文。

按照陈漱渝在《教材中的鲁迅》的统计,鲁迅作品在20世纪20年代教科书中所占比例为1/26;在30年代教科书中占1/45;抗战胜利后,在国统区占1/17,在解放区占1/23。民国时期各类教科书中所收鲁迅作品的确种类繁多。



民国时期教科书中鲁迅作品知多少
■杨津涛(专栏作家)